

感怀母恩

爱如月光

一个人在城市呆久了,便向往山川,向往河流,向往田野,渴望将水泥盒子里压抑的情绪得以宣泄。

今夜,月色如洗。月光像千手观音的佛手,从窗户伸进来,变幻着魔影,撩拨着我每一根神经。低头,瞟一眼床头和书桌前零乱的书籍,无心阅读,便轻轻带上门,沿着不远处西河的河堤逆流而上。

沿岸的桂花树、香樟树、垂柳,一棵棵精心修剪,像静默中的蘑菇云。每隔十余米,便有河灯。河灯沿着河床,向远方延伸。夜空把河灯变幻的七种色彩交与月光,让月光自由搭配,月光轻轻一摇,彩灯便成了空中、地上、河面、倒影里溢彩流光的海市蜃楼,长长的河堤即刻变成妙不可言的人间仙境。

河岸的斜坡上,绿茵茵一片,是人工培植的草坪。草尖儿在月光下闪着亮光。青草味裹着久违的气息,诱着我的心。静观四下无人,便不顾年龄,不管风范,如孩童般躺了下来。厚实绵密的草丛,不时有草尖尖,透过薄衫、透过发丛,如微电流刺过后背及大脑皮层,麻酥酥的,甚是舒坦。月

亮越走越近,仿佛就在头顶,依稀可见吴刚奋力抡斧砍着怎么也砍不完的桂花树。嫦娥则抱着玉兔,在云遮雾罩里悠然漫步。星星一颗颗探出了头,在夜空中调皮地眨着眼,像极了母亲筛米时星星点点的白米。

哦,母亲。

幻影里,月夜下的母亲,总是坐在矮板凳上,弯腰弓背,筛着米。她左手捏着竹筛沿,右手拇指、食指顶着筛帮,将脱粒后的大米一瓢瓢盛进竹筛里,一筛筛过滤。把打米机尚未脱尽的谷粒、秕谷及沙石,用米筛和夹筛一分出来。“刷刷刷”,是米粒摩擦竹筛的声音,那是母爱的催眠曲,把七个孩子的健康化成一首首动听的音符,在静夜下谱成爱的颂歌。

夜,更沉了。草丛里蛐蛐儿的叫声仿佛声嘶力竭,四周密集的蛙声,声息此刻也低了许多。它们一定也累了。而母亲,她白天带着农具出门,天黑了肩挑背扛负重回家,深夜还要打谷筛米、补衣纳鞋,她为何不感觉累?露水下来了,摸一把草坪,掌上湿湿的。一如我此刻的心情。为什么,

在一个人的城市,总是想起儿时半夜醒来,母亲劳作的侧影?那一年又一年,弯成犁的背,皱纹纵横交错的脸,如雕像般镂刻在心头,总是挥之不去?侧过身,微风中,几株风信子在眼前摇曳,暗香一阵阵袭来,莫不是,母亲在天国还不放心,在对我细细的叮咛?

河堤上,牵着手的情侣,一对对静静离开了。河灯一盏盏熄灭。四周顿时黯淡下来。仿佛有了某种感应,河灯一灭,月亮便立即穿过云层,将她的光辉毫无保留倾泻给大地。这圣洁的月光,便是母亲的爱吧!

扯几根青草慢慢吮吸,草根儿涩涩的有点苦,思绪里却在回味着儿时母亲乳汁的甘甜。起身,穿过长长的回廊,爬上几十级台阶。堤上堤下,冰火两重天。午夜的街头,灯火依然通明,车流如龙,路边喝酒的、打牌的、下棋的,喧闹着,把人间的烟火尽情地演绎。我于这都市浓浓的烟雾里,找到了浮躁和压抑的根源:没有母亲的日子,行走红尘,彷彿雨中的浮萍,找不到依靠的支点。那么,世上尚有父母的人,各自珍惜吧!

今夜,沐着月光,我将安然入睡。

■成丽

大爱无言

此时的母亲,在浙江温岭的鞋厂里,或许正在滚动的生产线上忙碌,或许在角落里悠闲地穿针引线做小工,不知身边是否有人提醒:今天是母亲节哩!不知工厂里,是否有不同于往日的节日气氛。

不过,母亲是不会在意这些洋节的。假如我送去一束康乃馨,保证她会把我骂得狗血淋头:“这花是能吃还是能喝啊?能起作用啊?何得结果咯,这样浪费钱!”勤恳俭朴惯了的母亲,这样花冤枉钱,不说是因为割肉滴血,但也足以让她心痛。所以,每一次热闹喧嚣的母亲节背后,都有一个从来不愿过节的母亲,与那些抱着鲜花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的母亲形成鲜明对比。

32年了,还没好好爱过母亲。结婚那年给她买件深灰色呢外套,她连嚷了十几句不喜欢,禁不住我一番苦口婆心的劝告,上身试了下。其实非常合身,母亲肚子大,衣服下摆宽松,肩膀更是严丝合缝像量身定做的般,深灰色又耐脏,背后一排装饰大纽扣,让普通的

款式多了几分俏皮。其实,穿着挺好的。可是母亲硬是扭扭捏捏脱下来,让我去换件自己穿的。我不耐烦地大叫:“那个店都是老太婆穿的衣服,我去换什么啊!”

母亲默默收起衣服,转眼眉梢间又带满笑意来问我:“这个你自己穿咯,你看这款不错,你们伢崽头穿着也好看!”

“我穿中码,你穿3个加,能装两个我啦!”新衣服的好心情愣是搅没了,我已经找不到好脾气来回复。

最后,母亲见我不高兴,像受处罚般怏怏穿上新衣。每次别人一说好看,她就嘴巴直哆嗦:“这花了钱买的能不好看吗?”就像穿在身上的,是座沉重金山。其实只不过是一件很便宜最普通的衣服而已。从那以后,每到年终岁末,她老早就跟我报告道:过年的新衣服已经买好了,让我记得别买。那样子,是生怕我再买了。我也就真的把这事搁下了,一心一意在自己的生活里忙碌。其实,母亲辛辛苦苦防备着我,只不过是怕我

花钱罢了!就算我有能力挣乐意去花,她也心痛,觉得在她身上花钱就是浪费。

从我懵懵懂懂有了记忆到现在,母亲还在为生活奔波着。尽管我们已经长大,要她多多休息,不必去那么远的外地了,可她一次次骗着我们:做几个月就回,放心吧,在外面也是做些轻松事,不揽重活的。一次次,像老候鸟般在家和浙江往返。

我常想,假如母亲的女儿不是我,她是不是会比现在幸福?如果有一个温柔可爱又有能力的女儿,会挣很多钱,既能带着她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,又陪在身边如小棉袄般亲切贴心,那样,母亲就不会像现在这样,始终绷紧生活的弦,直到老了都不敢放松。可惜,她辛苦培养大的,却是如此没用的我。尽管我很想再努力点,但一直到如今,除了看着她双鬓渐白、脊梁渐弯,频添满心愧疚外,再无任何其他收获。

在感恩母亲的节日里,在心底默默祝福母亲,愿岁月待她以温柔,晚年生活幸福安康。

■袁丽明

为母则刚

母亲的命很苦,一岁零三个月外婆去世,年少的她和做小生意的外公父女俩相依为命。

母亲二十多岁嫁与父亲后,生了两儿四女。由于家里没钱,加上那个年代医疗条件太差,我的哥哥在十一个月时染病不幸夭折。儿子夭折了,令母亲非常伤心,她在哭了好长时间后,和父亲一起坚强地担起了抚养五个儿女的重担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大集体时期,母亲和父亲虽然每天出工,但挣的工分远远不够养家糊口。1976年,父母亲商量决定举家搬到另一个乡镇,那里田地多,他们没日没夜劳作,分的粮食勉强可以维持全家生活。1980年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,在外面漂泊了五年的我们不得不迁回老家。

那时大姐已经出嫁,其他三个姐姐和我都在读书,光靠分得的几亩田地,是养不活一家人的。为了我能安心读书,母亲让父亲外出做副业、补皮鞋、卖水果,挣点钱补贴家用,只在“双抢”时节才让他回家帮忙,平时,她一

个人包揽了家里几乎所有的事务和农活。

世事无常,正当我们家生活渐渐好起来,1984年父亲突发疾病,半年时间就被死神夺走了生命,这对母亲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打击。四个儿女还没成人成家,日子还要继续,怎么办?四十七岁的母亲咬紧牙关,用柔弱的双肩撑起了这个家。

母亲把她的生命全部用在了教育几个儿女和侍弄几亩田地上。白天,她种田种菜、打谷扬麦、洗衣做饭,晚上,她穿针引线、缝补衣服、纳着鞋底,她每年还要养上几头猪、几十只鸡……以前由父亲承担的一切重体力活都落到了母亲身上。

我永远忘不掉母亲犁田时的情景。农忙时节,整个田畈都是男人犁田发出的吆喝,只有唯一一位女子一手牵着牛绳一手扶着铁犁,一摇一晃走在长满红花草的稻田上,她就是我的母亲。因为力量有限,有时拐弯母亲要用双手提起铁犁才能通过。有一次牛不听话跑快了些,铁犁倒下来,犁尖把母亲的脚背扎得鲜血直流。母亲用破布简单包

了一下,又一跛一跛地继续干活。

还有一个场面至今刺痛着我的心。有一年干旱田里需要抽水,为了节约,母亲只请了三个男同志,自己顶上去。四个人抬着几百斤重的抽水机上坡时,她几乎是跪着一步步爬上去的,到达水田时,母亲膝盖上的皮全磨破了。

看着被母亲打理得井井有条的家,村里好多人见到我就夸赞说:“你的母亲真不简单,比好多男人都要强!”

光阴似箭,日月如梭。一眨眼几十年就过去了,如今姐姐和我都已成家立业,在母亲的教导下考上大学找到了满意的工作。我把她接到城里想让她享点清福,她却一刻也闲不住,81岁了还利用周围的空地种了一片菜园。她说:“现在我还能动,还可以种点菜补贴一下家庭,不能给你们添负担。”

母亲一生没进过学堂的门,但她是我最好的老师。她用坚强的精神教育我,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,都要勇敢地去面对。对母亲,今生我无以回报,只能用整个生命去感激她!

■周益民

无瑕的爱

■许爱琼

去年重阳节,在回乡途中,我认识了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,他是一所知名高校的在读研究生。因为文学的缘故吧,我们后来成了忘年之交。

时间久了,我越发地喜欢这个年轻人,不止因为他的阳光、俊朗,也不止因为他的博学、上进,更是因为他有一颗善良、孝顺的心,像山涧的泉水,清澈而纯净。每每谈及他的母亲,他总有说不完的话,言辞间充满感恩、思念,与深深的爱意。

他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,母亲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,没有多少文化,却美丽、善良、勤劳。在他小的时候,母亲带着他离开家乡,去了深圳,在一家工厂做流水线工人,每天工作从早晨七点半到晚上十点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在艰辛的岁月里度过了她最美好的年华。“那时候,我孤单地在低矮的出租屋里等着母亲的归来。”在他的讲述里,我渐渐模糊的视线里呈现一轮皎洁的月光,他美丽的妈妈,站在月光之下……

去年遇见他的时候,他正从北方的学校回到老家办事,接着就去了深圳看望妈妈。回到学校后,他给我发来微信:“这一次见到妈妈,发现她的头发白得不像样子了。原本高高兴兴告诉她,我准备考博的想法。可是,后来经过深思,彻底决定,不再读博了。有些遗憾,是必需的。我需要工作,用自己的双手,打拼下自己的事业。当我告诉妈妈我最后的决定,她哭了,她说:‘妈妈没有本事呀,不能让你实现你的理想’。我怎么能够怪妈妈呢,是她给我带来了读完研究生的动力。”那一次,与他在微信上交流了一个多小时,是在一个深秋的夜晚,流水般的月光照进我的小窗。我站起身,推开窗,寂寥的星空似一张无边的网,除了惆怅还是惆怅。手机微信上又出现这样一段文字:我考上研究生时,妈妈拿出所有的积蓄也没凑够我的学费,为了减轻她的压力,我跟同学借了两千块钱。为了尽快还上这两千块钱,她拼命加班,拼命省吃俭用,在我到校的第二个月,她不但还了我同学的钱,还给我寄来两千块钱的生活费。妈妈的头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渐渐地变白的……

我没有见过他亲爱的妈妈,但我却有一种与她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她的模样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、明了。这世间,有哪一种爱能超越母爱呢?她也许渺小如一粒尘埃,她的爱却可以覆盖整个苍穹!

从去年年底到今春,因为临近毕业,学业没有那么紧张,他在深圳找了一份工作,一直陪伴在妈妈身边。五月初,他辞掉了深圳的工作,返校去完成他最后的毕业论文答辩。他在微信里告诉我:再次与妈妈分别,我有一种担心,不知何时再能见上她,因为毕业后我想去北京找工作,若有机会,我还是想一边工作,一边去实现我读博的梦想。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她时,她的脸色不受控制地僵了一下,然后说“你去哪儿我都支持你,你不要因为妈妈的缘故非得留在哪个城市,你想去哪个舞台你就去吧”。我明白她的心有多痛,我是多么希望她能拥有她自己的幸福,可是,她总也放不下我……就是这样一位平凡的母亲,一年又一年,风霜遮盖了她的笑颜;一年又一年,把无尽的苦与累独自咽下,把满满的爱和整个的世界给了亲爱的儿子;一年又一年,在孤单的岁月里,静待花开!

我在微信里回他:亲爱的孩子,如果我是她,我也会这样去爱你!

他回答:一直以来,您也像妈妈一样关爱着我呀。我拥有这世上最好的两位妈妈!我怎么能够让你们失望呢?

已是初夏,窗外起风了,紫色的窗帘在风中轻柔地摇摆。走到凉台上,仰望夜空,发现有三颗星星正朝我眨巴着眼睛,像天各一方的我们,彼此传递着一种别样的情愫。这时,手机上正在播放毛阿敏的《天之大》:妈妈,月光之下/静静的我想你了/静静淌在血里的牵挂……/天之大/唯有你的爱 完美无瑕……